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正德臣二

周經 雍泰 許進 林瀚

傅珪 牟斌

周經字伯常陽曲人父瑄以鄉舉爲南京刑部尚書剛直勤敏任大布公無所避忌卒謚莊懿經少而莊穎以蔭補太學從其父習聞天下事慨然有用世志天順三年以進士選庶吉士與劉健張元禎並爲李賢彭時所重五年授簡討成化三年陞編修以左春

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起立拱聽
內閣大臣謂當請太子坐經竟不請在翰苑春坊幾
三十年考較編摩並舉其職太子登極爲孝宗同事
者俱進崇階經以端諒持正歷太常寺少卿兼侍講
而已已旣擢禮部右侍郞已改吏部轉左上欲以通
政司經歷高得祿爲叅議示旨吏部經執不可與王
恕疏論靈壽人獻大明川民田于太監李廣戶部駁
議不得經謂諸司宜會奏尚書耿裕屬經草上得寢
六年諸司以災異言事裕復推經草疏經請早視朝
勤聽政節修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其言斥樂戲

一事尤激有踪跡草者經曰經自坐裕曰我當事當曰我時論兩賢焉九年擢戶部尚書人謂經出自翰林能文章而已乃決滯剸繁莫不曲中至其執法持論亡阿也孝宗朝寬仁弘恕戶部握天下利權奸蠹所萃挾勢行私不可殫紀少不如意毀辱繇之經一按行祖宗成憲事所不可雖成命已下抗疏力言閹宦戚畹有請乞一切減罷上雖不盡用因而裁之屢矣經爲戶部寬逋緩征減省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免每委官監稅恒以節愛爲言課入多者與下考異時苛切得名而寬平貽譏者其風爲衰人謂宋李

流不用新進喜事王旦念竭民力經兼之也諸王府多奏欽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有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市進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筴本以濟邊各有分地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必滯浙江守臣請給竹木錢鈔稅為織幣費經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徭役乞暫停織造大同缺馬尚書馬文升請給所權銀就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逗格既得旨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其詞甚激給事中曾昂以財用匱乏請令諸藩公帑積財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經言國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紓必欲括天下之財盡輸太倉恐非藏富於民之意又有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張燈費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玩好靈臺奏增靈祿卒當給月糧經言禁地非外人得入不過為守者私役耳清寧宮災方議脩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經請東上歲數見貧不可使遠去御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僱役[illegible]得停改外戚張延齡有河間賜地旁近民田千餘

頃欲并得之且乞敕加稅銀二分經言河間多沮洳此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宗妃家亦有私冊與民田此一切奪之彼將無以為業人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宮莊者上因經奏皆抵之罪太監李廣以左道得幸既死

上得廣舍中籍皆記中外饋送而不得其主名上怒科道官通劾在位諸臣尋寘不問皆廷謝經獨上疏曰昨者科道官劾奏故太監李廣并奔競李廣之人臣名亦與雖蒙恩不問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臣累承列聖超擢今秩受恩如天惟有淬礪無負終始果若科道所言是夷狄也是禽獸也當自死滅奚待誅

責且人奔競李廣者冀其進言左右圖春龍耳陛下
誠憶廣在時曾否言臣更乞勑法司將廣家人嚴加
鞫問必究簿籍所在臣有遺廣即不須多但寸金尺
帛便斬臣首宣示百官果無干涉亦乞貽垂洗雪使
天下曉然知臣非貪嗜無耻之人庶得展布四體終
事聖明若今含汚忍垢苟就班行必將悲傷抑鬱死
塡溝壑目且不瞑蓋經之自愛如此經於貴戚近倖
有所陳情旣一裁以法會有中官及部屬以言事獲
罪經與同官疏捄聲稱藉甚而怨謗亦生十三年以
星變乞休許之特加太子太保賜勑給驛予月廪輿

隷命下廷臣吏士相顧失色下至民商廝役騃傳怪
問自公卿以至郎署乞留者若干人數年之間中外
請留及復起者多至八十餘疏前此未有也武宗嗣
位起南京户部尚書辭不赴頃之丁繼母憂正德三
年服闋改禮部復辭上降勑即家起之至京疾作寓
都城外上遣人慰問賜玉帶及通鑑纂要比涖事數
月疾復作累疏乞休乃許之復賜勑褒諭推封三代
月廩輿隷視昔有加經將曹元時爲兵部尚書留經
暫駐京邸以便醫藥明年乃行或譏其濡滯又明年
卒贈太保賜諡文端命所部治葬諭祭經妻韓慧而

知學于曾舉進士官尚寶少卿李東陽銘經之碑曰國有世臣寶稱濟美其最貴者尚書父子施何耿王維白及倪周氏其一他莫與齊施禮純何文淵喬新耿九疇裕王恕承裕白圭鉞倪謙岳楊一清曰爲法曹而刻則傷人身爲户曹刻則破人家放頭會箕斂之法慘于赤族桑羊孔僅之禍烈于周來趙張殆有見而言也周公當職先鹽民後理財而刻剝聚斂之風爲之少變

雍泰字世隆咸寧人幼苦學中鄉舉五上不第同學李錦勸之仕泰曰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錦博學履道名通天下邀泰而友他日遭家變向泰質疑泰曰凱風至善堯典烝烝獨不可耶錦未心允泰策驢去曰非吾友也錦行隨五里泰坐自若錦强

挽曰命之矣始下與別成化五年成進士歸省鄰人遺以束薪便遣還之有友詰泰泰曰伊尹非其義也一介不取如何初仕而貪也陜西巡撫語泰前者辟人不勝職今後不敢復辟人矣泰曰豈可因此怠進賢耶寧人負公莫公負國巡撫深服其言謁選吳縣知縣吳中田傍湖湖傍田悉淪於湖漲前尹欲堤之厄富室不就泰舉前事富室復譏太守泰荅富室百竟成之吳人號雍公堤吳人有其妾死妾父訟夫密殺之匿尸湖石下今知死處已兩月矣泰按視尸死當近日名父訊之曰夫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湖石

下且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女汝假他女脅財耳一
一拷輒信同年進士過吳說求衣裯泰不荅其僚勸
泰應之泰曰吾吳人父母吳人吾子也剝子賂友於
友何厚於子何薄擢入為御史初巡南城豪右斂跡
聲震京師已巡居庸紫荊二關及巡鹽兩淮且滿歲
巡撫都御史以泰力遏權要商民感悅奏留一年初
泰至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
室已陞鳳陽知府未至丁父憂服闋改南陽居一年
兵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大舉泰為山西兵備副使
千戶韋瑛者誣收謀逆百人子俊會鎮守巡撫將坐

實上奏泰曰人命至重其可輕邪若出誣叔得無賞一奸殺百良疑讞可予俊悟從之至京果誣百人俱免居一年陞山西按察使或謂吏部尚書李裕曰公待雍何驟耶裕曰雍廉使風力無雙豈云驟耶泰剛直有時名然其行事時涉卞厲民有罪或杖至死泰出太原知府珍遇諸塗辟稍緩泰召珍塗詬數之珍起村擻其衣曰豈失朝耶而至此泰曰汝壞朝廷體統非罪也耶猶敢出詩言答之珍愬于朝告泰杖人至死狀叔下錦衣獄刑部讞當酷刑罷官刑部郎韓紹宗走見王恕曰雍泰朝之直臣公有進退人材之

責可避鄉曲嫌坐視之耶恕奏泰所坐非例得降湖
廣參政至官有被誣爲盜者數人累歲不解泰白釋
之武昌知府逵貪墨諂媚常得上考泰注下考黜焉
弘治初陞浙江右布政使吏部尚書屠滽家衆販私
鹽鄉人倣效盜竊横行泰先收屠家衆抵罪同官咸
諍泰曰如此爲屠公福耶爲屠公禍耶且屠公寧知
之屠公不知我爲禁治非其助耶其知也治不甚爾
存朝廷法亦存屠公情既丁母憂未釋服徙爲山東
左布政固辭不起十二年詔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
宣府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無室家者授兩淮故

來請泰與完聚復至千人參將李稽者李東陽姪也爲部下所告泰召斥將奏治之稽陽跪階下請受責度泰必見寬泰曰此亦軍法令縛下擊以大杖科道官承望東陽意劾泰擅杖將官坐免既歸日居韋曲別業不涉城市陝守令非性所合縉紳失守者雖造門不與見從遊鄉士或有過失名而命之族黨犯罪告有司勿庇吏部尚書許進語人曰吾遙望關西有二高焉其一華山一世隆也武宗即位給事中趙士賢任良弼御史張津陳順交薦泰有敢死之節撥亂之才時劉大夏爲兵部尚書覆奏起用馬文升爲吏

部尚書推泰南京右副都御史固辭不起居二年許進爲吏部尚書又以操江右副都御史起泰其秋陞南京戶部尚書劉瑾泰鄉人也有勸泰行金道謝者泰曰吾進退在天居兩月御史東山參宣府都御史浥爛邊糧語及泰瑾矯旨令泰致仕故事吏部奏遷官具履歷行事上請許進遷泰時去其失官狀不具有言瑾者曰許尚書外示伉直公前佯恭敬如雍泰平生剛暴爲按察使責辱知府爲都御史責辱參將屢被貶黜進故隱其履歷欺公用之外言非本意用者爲劉公之鄉人瑾怒遂矯旨令與文升大夏進士

賢津俱爲民良弼順等五十六人並輸米邊鎮人三百石先罷者三之一戍謫及死者免輸進于讚詣俱輸贖調外任泰自是長居草廬旦夕焚香危坐或拽杖扶童休樾濯泉撫景自詠與田父羽流談稼穡講鬼神時自謂與鬼神通而後進皆言雍公唉居頃之有司獲礦盜盜誣引三川人千餘家有司遣卒攝捕卒因是取人財汚及人婦女有司莫止也泰捕卒數十笞殺其巨魁二人餘送治于有司其居鄉峻厲如此年八十卒泰泰身儉素貴賓至不過二肉爲尚書未製緋及卒家人製以斂爲請葬祭於朝禮部覆奏

故尚書雍泰才明斷剛既廢復起操行清介終老不渝雖嘗被劾不累其生平奏上予之

許進字季升其先長安人後居靈寶進之先隋有楚州刺史法光唐集圖公銘左相國師洛州長史力士海東慰勞使轅乾同州刺史經郎家同州宋有給事中承宣閤予溥士大用進士已圭都官員外宗進士才端明殿學士蘭從東遷長安又四世爲僉兵馬都元帥威西征過靈寶愛其風上姑居焉父聚安定教諭進登成化二年進士以御史巡按甘肅靖邊鄙黜貪暴再按山東憲事益舉故事巡按行所問治丁三司上報而已進於官吏豪右事悉自理之歲荒節財役均輸糴民以亡害既還京率諸御史劾奏都御史鍼疏𢮦御史强珍坐奪俸

中官汪直怒進無以中之有道士以黃白術干鎮守
湖廣總兵李震不遂遂譖震招夷軍爲不軌汪直逮
震家百口謳錦衣鍛鍊成獄憲宗疑有冤命都察院
勘問不敢二詞進爲其冤狀上命即誅道士直怒求
進亡所得一日上章章訛奏進被杖幾死滿九年考
出爲山東副使時值鄉試有欲私貴家子者進厲聲
曰今天下事廢且盡稍存公道僅取士一途審爾何
所不廢也東昌有一武人子道遇故人拉飲酒肆中
故人者諸生年甚少而武人子身懷四金暮歸武人
子被殺不見其首武人訴諸生生不勝榜自誣服進

察生有宛騾拘縣中買客取驗其私曆則見酒家易
數布是去武人子見殺之日三矣召鞫之卽自服獲
武人子首空桑中泰安一富豪撻人折股死舉屍棄
壑囑鄉鄰無所敢言死者兄訴官獄數年不就進隔
取一人問其村巷居人門户姓名又取一人使言行
殺者姓名以前所告詳詰之其人謂進久私行知其
事卽吐實富豪驚愕稽首服罪其察如此進嘗行圃
指畦蔬曰爲政如理此蔬矣須備知其可灌其可藝
留貿貿爲之得無亂乎二十三年以地方事與巡按俱
逮至京下錦衣獄孝宗卽位赦出之旣改元命爲廣

西按察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大舉犯邊進砲石烽火不絕相應係帚馬尾飛塵漲天虜驚爲兵衆議款如舊款貢人歲率三千少亦不下二千皆鼓噪下馬關門外脫弓矢入館代府諸郡王輿巡撫通酒食乾沒忽餉進一切持法行武邑王聰沐不律發其罪廢爲庶人太監嚴侵餉撓軍拔劾之嚴摭拾中傷驗問亡實竟坐擅用藍絹旗謫兗州知府至用寬平治衍聖公弘泰問曰公此來政體何異昔年進曰往法官也而今郡守如昔治之不謂威電即見忿滿進以親吏民亦用絕物議也錦衣百戶仝鸞應詔

言進端謹剛方聞望才識足以伏奸當鉅故廵撫大同倉庫充盈軍民閒宴獄訟持平豪傑遠戢抵緣精察太過遂坐排斥左遷請不次擢用南京後府經歷周廣榮亦以爲言居充四年遷陜西按察使先是北虜大寇甘肅都御史馮續罷爲民廷議復擬進左僉都御史往廵撫土魯番牙蘭據哈密虜其王陜巴進與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淸率兵冒雪食乾糒飲水水蒙犯矢石四十餘日襲克之還哈密王故城九年論功進右副都御史其年詔廵撫陜西廉察守令臧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今藩臬廵所部府十日州縣三

日籍記行事憑而稽之先是張敷華撫陝有名至是
關中人謡曰明鏡張許重光十年名爲户部侍郎與
尚書周經竝踞心國計明年轉左廷推大臣有不協
者進揭之衆中人謂僾官進曰古者大臣知無不言
況會議乎北虜大肆寇宜大命兼左僉都御史總督
宣大諸軍出居庸關下令曰總兵官所領參隨諸人
故貲介子弟類言自備鞍馬報效立功今竝不予傳
若餼給行糧三升而已到鎭便編伍聽征有買功僾
擾者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不數月有言進畏怯無功
者坐參劾將官不與兵督同議罷職致仕御史曹玉

等下至吏胥陳景賢抗疏乞留不報進家居對客談
哈密事矍然自喜顧客曰進老矣顓直多忤無益於
時幸際太平安度餘生即不虞有疆埸變尚思報國
恩荷戈先士卒死焉能訣兒女子牖下耶鄉之耆艾
問曰公昔爲士朴眞而已何仕而功之偉也進曰吾
亦以朴眞仕居久之西夏不寧廷臣會薦可陜西總
制而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等及先後薦進者四十
餘人孝宗方欲名用不久晏駕武宗嗣位北虜寇大
同張三遊擊將軍科道官復交薦進名爲兵部左侍
郎命兼理部事明年代劉大夏爲兵部尚書仍督團

營進居官五月章凡十數上多與權貴爭論駁執陛
賞請求一切杜絕軍士冒濫占役並清革之南北邊
文書抑至改閱如流蒐輯累朝事例奏爲槩令以墐
吏奸尋改吏部既受命切切以薦賢爲意先行誼後
才藝奔競請托尤所抑罷行取推官羅鳳文謁文選
不恐文選郎短其驕傲進曰爲推官不屈文選令爲
御史畏強禦耶遂用之孫燧爲郎中時與郎劉其皆
進素識劉頻候問而燧疎遜進即推燧大理寺丞至
其平生嚴毅自持乃後進入謁必留語良久以試其
才用其可用者不啻己出初總督團營時與劉瑾同

事一日閱操畢呼三將官大杖之瑾問故進出權貴
干薦書示瑾及爲吏部瑾有親托皆拒不納瑾時假
借詔旨戕害縉紳進輒委曲調護遷謫者處之善地
或即復之有荆州知府貪暴亡比監司不敢署劣考
進特奏爲民知府賄瑾中批留用且命列考語上覽
進既列考復自署後卒不得留瑾爲人求吏部侍郎
不得進有所推六上不下或勸進通瑾一言進曰扶
同奏啓國有明憲雖百推改擬耶論者謂吏部選法
之公自王恕而後獨進一人進每論前輩長者則曰
周伯常雍世隆不用吾郎死不瞑矣累加推薦上皆

從之而大學士焦芳者因請托不遂誅起張綵爲文選郎中共圖擠進綵時譖進於瑾故事主事得署員外郎郎中事進有所推瑾曰安得一主事署員外郎再署郎中耶坐越制除官勒致仕頃之御史言浥爛邊糧語及雍泰瑾以進與馬文升劉大夏俱嘗薦泰者並削爲民時進子詔爲翰林簡討讚爲翰林編修皆調之外任而意尚未已進在大同時嘗籍軍出僱役錢曰失丁御史王汝言巡按大同瑾遣給事中往勘劾而密致汝言書給事中曰劾則殺許公不劾則殺吾二人吾自經也汝言曰寧殺吾二人乃自草奏

白其事瑾大怒令改劾給事中曰吾死矣汝言仍前
以上瑾曰二人不思還京耶時中旨逼切内外竄匿
進曰吾自死耳遂仰藥死而瑾已伏誅矣進子孫諱
言之第以爲進卒復官致仕如故贈太子太保進立
朝無朋援擢皆出公論去世二十年謚典見格嘉靖
初乃得謚爲襄毅進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論議洶出
若無不可爲者法尚嚴峻請托拒絶少時被父撻指
出血後舉指示人感泣不已其爲吏部尚書有貢士
就銓輒急銓之曰先祖嘗爲此官其孝如此生八子
有官爵者七人詒鄉貢士誥南京戶部尚書讚吏部

尚書入內閣詩工部主事詞鹽運使誌青城尹論兵部尚書金緋銀艾並聯通籍一時海內莫京焉譜博學能文讚小心守法不敢任進退世宗稱其端愼儘夏言嚴嵩當事不得盡所志論有才略好談兵

林瀚字亨夫閩縣人父鏐以進士仕撫州知府吳與弼稱其節操既自免歸友人戴弘齡方嚴愼許可對坐客握鏐手曰公有四知諸君知乎客皆以楊震故事爲擬弘齡徐曰林公歷官知縣知州知府人皆能之至其知足人鮮能也坐客以爲名言瀚成化初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累陞左春坊右諭德孝宗

三年爲國子祭酒尋加禮部侍郎掌祭酒事瀚典國
學十年教士嚴而有恩立規撥歷雖勢要子弟不得
越次請托歲合得繕金悉爲諸僚屬次第鬻置公署
省其僦賃瀚居官潔脩而賓客過門必極款洽士大
夫有問終日酬應無矜怠之氣久之爲南京吏部尚
書言事忤旨乞致仕上慰留之尋引年乞休不許武
宗改元改南京兵部尚書數與内臣不協劉瑾用事
南都諸臺諫以建言被逮者瀚往𧷤送盡禮瑾以是
銜瀚甚先是給事中艾洪等劾太監高鳳併鳳姪錦
衣指揮得林納賄謀陞有旨鳳致仕得林管事如故

及劉健謝遷去位給事中李翀劉茝疏留之武靖伯
趙承慶傳其奏稿辦事官塡垚錄邸報往應天府尹
陸珩所珩以傳示諸司瀚聞而歎息而南京給事中
戴銑李光翰徐蕃牧相徐暹亦劾鳳得林又與南京
御史薄彥徽貢安甫王蕃葛浩史臣李熙任諾姚學
禮姚鳴鳳陸崑蔣欽曹閔王昭道王弘蕭乾元等十
餘人各具疏留健遷兼言上晏朝廢事與六七內臣
新進倖幸遊飲射獵上大怒械繫銑彥徽等下鎮撫
司鞫之詞連瀚及承慶珩洪翀茝垚詔承慶停半祿
閒住瀚珩各降三級於外任致仕洪及銑等皆杖闕

下爲民惟諾蕃詭奏不與知得免於是降瀚浙江右參政斫兩淮都轉鹽運使司同知無何瑾復矯旨列瀚與健遷等爲奸黨瑾誅御史凌相等言瀚德尊望重不宜置散地乃復舊銜致仕御史汪正又奏瀚居家淪落如環堵之儒詔賜人夫月廩瀚年八十子廷棉爲雲南參政請於朝去官侍養上仍令有司時加存問時瀚年雖高應泛周旋禮意勤懇簡荅題封皆手自治瀚至方若肙至勇若怯內栗外溫天下稱厚德介守必歸焉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瀚子庭桂庭枝皆鄉貢進士庭棉世宗朝爲工部尚書

嘉靖初大工頻仍費出不貲庭棉議借內帑及他部之防羨委曲調處不損公私世宗謁天壽山雋出倉卒庭棉運機善任道涂供帳悉見辦治上悅賜麒麟通袖紗羅衣橫刀銀瓢鸞帶諸物廟工竣事加太子太保其卒也賜謚康懿庭機嘉靖中禮部尚書餘子五人廕叙者三人庭棉子炫恬敏聰達刻意爲文官通政司參議不究於年庭機子爊禮部尚書煙亦至大官皆以清謹著其世始瀚八十餘夢日墜其隅寢行視之是婢所舍名御之遂生庭機也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翰林庶

吉士弘治二年授編修正德初累陞左諭德兼侍講劉瑾摘翰林所修會典訛謬有旨降珪修撰俄陞中允累陞吏部左侍郎其時長尚書者楊一清爲人博大尚通而珪朴直端毅耻浮薄寡嗜好數爭尚書之不公尚書遷珪禮部尚書見爲越次實中遠之也時朝政當劉瑾濁亂之後諸司弛玩珪振擧飭治一尊成憲部事往時簡於他部自珪爲之數有執爭乃特繁大珪初在翰林貌若樸木及爲禮部氣節才具卓立併見士大夫皆稱服之臧賢用事教坊恃賢寵小其印欲大之詭言篆文暗澁又請易所繫圜牌爲方

擬諸搢紳珪曰篆文嗜懑吾能明之繫牌故吾能易之新欲大欲方不可得也寵可恃耶禍至無日朿小求圓其將能哉番僧奏求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時上宫中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顧無徵以諫珪即劾奏僧與至尊稱號竝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番僧之求亦止吏部侍郎陸完征劉六盜久無成功太監閻乃先行左右賞閹後曹又立監鎗名謀出統軍下廷議珪衆中作色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冐功者多失將士心兹復爾爾賊在肺腑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即死不償諸公唯唯尚何待乎明日

監鎗竟遣傳旨令珪致仕珪爲禮部一年耳其去也與孫交同時南京御史徐盈疏至請並留交珪有旨責盈妄言珪範律甚嚴對人侃侃無所回互居閒若不別識遇事則精核明審人莫敢干崔銑嘗與羅玘論一時大臣孰堪内閣玘曰能割頸者斯可矣銑曰孰當之玘曰若求其次殆邪瑞乎珪嘗言政事文章出于一文章可行即謂政事政事有條即爲文章其爲文溫雅典則完質獨存家居闔門遊山不及朝政臨卒棺槨衣斂皆自處分戒子弟無乞恩澤既卒撫按官以聞賜祭葬謚文毅

牟斌字益之弘治初爲錦衣千户十三年虜大入寇守臣邊帥聲息不相應匿不以聞兵部尚書馬文升策邊事急請遣使往視使斌往斌直劾諸臣懦弱掩敗狀皆被旨切責久之以指揮領鎮撫治詔獄户部郎李夢陽言壽寧侯下獄屬斌治斌謂夢陽曰郎封事大善郎言壽寧胡不指實及其羽翼耶夢陽曰慮對耳斌曰對則斌能剪之矣因傳輕牘具上夢陽得解正德初劉瑾用事逐大學士健遷削尚書文籍南京給事中御史劉茝戴銑等數十人合奏瑾罪奏以權閹爲首語皆逮下詔獄御史任諾王蕃之詭不與

奏也斌曰古有恥不與黨人者公胡悔忠耶因爲陞
銑等輕刑䝉居及且上奏劉瑾要斌削去權閹二字
斌不可退語同列曰留之則諸公之章有名矣昔宋
綱道原以失原奏被害吾儕何必陁賢士大夫用自
計爲瑾大怒矯詔廷杖斌謫戍之瑾誅召還領鎭撫
如故其時與斌同事者韋璽璽爲人亦如斌南京給
事中劉紘者以公事過淮上其族姪祥爲淮安守發
巡卒護紘舟舟與織造太監畨忠遇忠怒紘舟阻塞
掠其二卒榜笞之羣卒大擊忠舟紘不能禁忠走仆
傷額至京愬劊訴上上命執祥紘考訊之大璫張祥

納忠賄援指於斌斌竟與璽輕擬忤旨皆降沔陽衞百戶相繼卒世宗即位副都御史吳廷舉上疏追理二人詔復其官賜一祭斌武人也而博學儒衣冠矗節懿行即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故有三子喪其長者有司賻之金三百斌卻不受而指其存者曰職刑不喪累及大兒不懲而貪行及此矣翰林崔銑曰正德前後弄權者三大閹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等以愚暴肆其罔士靡靡矣獨大學士劉忠尚書傳珪及斌三人侃侃全大節祥爲淮安守亦有聲

郎曰周經執經雍泰任宜許進焯乎賢公卿也林瀚
中爲介傅珪周劉之儔乎年斌武人與二公並稱安
可使沒沒也雍傅二公皆無子乃若家門簪紱之盛
正嘉之際靈寶閿鄉以爲望推

范輅　孫燧　許逵 葛木 鄭山 趙
楊章塤 葉景允附

范輅字以載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以行人授南御
史首言先帝之時榮王留侍宦璀亂法陰逐去京今
震儲未兆當妙選宗室以備君貳俟青宮定位然後
分茅至引宋韓琦懷孔光傳以上仁宗復言上馳騁

騎射服習戎陣不御深宮孤立可畏聞者以爲讜是時軍官簡文怙勢凌辱監臨主事至捶殺其隸人太監安構隙寧淮揵死淮長史典南京守備太監琅貪婪暴戾輅歷指刻南都稱快其言武宗納馬姬事比擬過直人尤難之十一年奉勅淸軍江西宸濠方熾有勸引避者輅曰張公埋輪正我今日至未數旬論濠僭泰僭侈居擬皇宮繼論濠令三司朝服慶賀𥅡棄典禮太監眞附醜戭正賣貨無厭指揮宇傳泄諸司動止於濠罪狀重多且請上出郊原嚴警蹕蓋危從以防不虞疏上濠眞遮格之先誣奏輅離間骨肉

毀謗宗藩羣姦假旨逮繫栲掠尋武宗北狩纍絏七月方送法司議罪駕復南巡淹繫經年爰書始報謫龍州宣撫司經歷既至修學宮葬枯骨授生徒教弦誦夷人化之世宗即位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等言宸濠擒戮黨與誅夷而御史范輅周廣給事中陳鼎實首折奸萌今或謫下位或齒編民非所以彰幽突徙薪之賞御史亦以爲言下吏部復原職送者塡道泣别名其屋曰滴淚閱數月一再遷江西副使備兵饒州威惠流行盜戢民安有郡守乖禮因輅面詰遂生荆棘且見忌鄉宦搆與讒謗言官論列漫及於輅

韓懷疏即歸饒人刋遺愛錄以傳尋以胡世寧薦起
累遷福建布政使卒于官妾張氏自經而從之子永
寰永宇永官皆薦鄉舉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其先富春人文章節義代有聞
人燧弘治六年進士爲人沉毅有大略初授刑曹歷
郎中法司睡劉瑾之後多承望風旨移情就獄吏部
尚書楊一清嘗朝審閱獄辭多不直訐原問官莫能
對燧從傍代對甚悉一清大賢之歷任藩臬有聲一
清爲相薦爲右副都御史廵撫江西蓋其時寧庶人
反形已露一清知燧必能逆折之也始燧見庶人時

時感動以大義庶人久飭詐名殊加敬禮既而惡寵日興不可掩翳燧廉得其府中渠魁數十人置之法庶人始內銜通中朝太監蕭敬與吏部尚書陸完急去燧曰幸代以湯沐梁宸者兩人副使胡世寧言庶人於朝庶人反奏世寧離間下撫按會勘燧奏上委曲明世寧無罪錢寧矯旨下內閣切責燧械繫之一清持燧奏不下燧度庶人終當不靖檄郡邑繕城濠蓄糧餉練丁壯請於朝重備兵使者權布置諸道山邑民有獷得易煽者奏置官守其處徙會城兵器於外而陰具疏言寧王宸濠列藩王親宗室富貴矣臣

惑乃不知其所爲齎重寳入京師者踵屬路鄱陽
吏名捕之急輒竄匿西山墳廠中不能得太監畢眞
徙鎭守浙江王厚爲賵別時辟耳語眞首肯良久去
他顯著狀未論論其蹤跡可疑慮者時武宗北狩屬
車日遠蹕七上爲庶人所遮諸權倖又持燧奏示庶
人以索庶人金寳燧知庶人反有日與副使許逵議
先捕羣盜調官兵舟師城下俟變庶人大恚宴燧酖
之不得及生日爲公燕候其旦入謝執燧與逵俱殺
之語在寧記時盛暑晴明天日忽翳庶人驚異江西
人爲燧逵具棺素服哭奠於棺次巳庶人旣爲王守

仁所擒燧子堪徒跣赴難啓燧棺更殮治燧顏色如
生巽香蒸蒸自棺起世宗即位贈燧禮部尚書賜祭
葬立祠曰精忠襃子錦衣千户燧子三人堪武舉第
一講兵略習弩事爲天子教弩卒數千人以備虜其
死也以毁母歷官都督墀尚寶卿陞禮部尚書陞子
鏞鋌錝鑛皆仕至大官鑨子如法言事坐謫籍始燧
至江西治官舍掘溝得古鏡背刻字二十餘其文曰
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貺忠獨難塞天不世内靖
期以聡明字畫奇怪觀者不識燧死文始著燧與胡
世寧王守仁並浙人並舉弘治五年鄉試夜半文場

見二道人東西立一衣緋一衣綠合言曰三人好
作事已不見庶人之變世寧發之燧折之守仁平之
許逵字汝登固始人長身巨口猿臂燕頷年二十餘
以正德三年進士授樂陵知縣令行其境中先是山
東劇賊劉七齊彥名等大起州縣吏開門自守或遺
賊芻粟食飲弓馬或棄城遁逵爲樂陵樂陵無城即
城城浚隍部隊鄉兵令人緝故鞵底爲甲胄腰繫牛
耳刀掾鐵聯環雙頭棍令民築牆屋外牆高其簷開
竇如圭家令一壯丁執刃伺竇内餘皆入隊伍令曰
守吾令視吾旗鼓首功上賞違者有軍法因設伏巷

中洞開城門如虛縣然賊至伏發賊火無所施刃無所展入竇若出走者刃棍交發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超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武定州是時劉齊二寇自陝西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圮溝夷不格牛馬民欲奔去遠力定之先事築鑿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正德七年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遠追至高苑斬首四十有八獲馬騾二百四十四未幾賊錢鸞以百騎刼德平遠追戰於楊二莊剿平之陞江西副使寧庶人將謀變遠言於諸公曰寧府果暴恃權寵也權寵曲右寧嗜重賄也重賄靡不至藉盜藪

權寵難去寧府難制策有翦盜盜翦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果暴孤矣宸濠反有日外人皆知孫燧未即發也遂甲而夜擊都御史門鼓入則燧方與客飯遂推破其食案曰此飯客時耶明日入寧府挾四匕首靴中方宸濠詰問燧時遂從下大罵連聲呼賊出匕首遙擲之連擲皆不中宸濠怒使執遂出曰我不能殺汝耶遂曰汝能殺我天子殺汝先後間耳反顧孫燧曰疇昔之夜言爲今日遂並遇害天方暑屍不臭腐蠅蚋不近數日世宗即位贈左副都御史謚忠節遣官諭祭安葬命有司建祠其

鄉應子瑒錦衣千户嘉靖二十四年巡按山東御史[illegible]芸言瑒所得錄以逵死難功逵保障山東設策巷戰尚未叙及下兵部進瑒官一級始宸濠反時河南人傳言寧反殺一都御史一副使逵父曰嗟乎吾兒也爲位而哭友人都給事中張漢卿曰寧邸必反汝登其爲文山乎司業郭价夫曰許公死忠其素定非臨難倉卒委之無可奈何者

萬木鄭山俱新建人宸濠遣奄較四出籍民田產杈名豪强不附者縛之去木與山會鄉衆舉義立營部署已定會濠黨謝重一馳騎暴村落閒擒而

致之約人舉束葦置于張睢陽遺廟壇前出重一
併其馬生焚之自是濠黨不敢犯一日二人飲江
上遇宸濠腹心淩十一等遂逼令入舟趣見宸
濠烙而椎之皆罵賊死
趙楠南昌人縣諸生兄模嘗捐穀佐賑宸濠夜捕
模使助餉楠代模往宸濠威脅之詞氣不屈被掠
死
辜增南昌人被宸濠追扼抗節不從一家百口皆
死於難時同縣有諸生劉世倫儒士陳經官義士
李源廣亦被掠不屈竝死之護衛較尉楊宣沒宸

濠謀於京師宸濠使人往捕托投江免

葉景允新建人族居吳城鎮兄景恩以俠聞宸濠將作難遣較尉擒脅之景恩不從死獄中宸濠兵過吳城景允倡義衆三百餘邀擊之寇分兵景允家焚殺甚慘同族葉詩景修景集等四十九人死焉

郎曰范轄與胡世寧首折宸濠之奸而孫許横批之星斗有政天夜亦明江西人言孫公就縛時年頗高箠者折其臂贖臏耳許方三十有六罵不絕口挺而立刃所不動也朝命建祠孫公尚左乃始則尚許夫

孫公措注峻密無須吏忘防豈大聲色哉王允寧傳孫爲其語甚壯也太過乃或以孫保濠賢孝爲贬舉王新建乖戢時語疑其觀望蓋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韓退之固云

羅僑　張欽　黃瓚

羅僑者字維升吉水人也以進士縣知縣陞大理評事正德五年春京師亢旱黃霧四塞風霾蔽空天雨土晦冥數日勅三法司減罪雪獄大學士李東陽請大霈寬恤廣德意而是時劉瑾用事法司畏望出減死二人而已僑上疏頃者一春不雨風霾累日陛下

特降綸音蠲逋坐贊適卒大學士李東陽條疏數事荷蒙嘉納歲以天意回在旦夕而齋戒夜旬雨澤尚滯臣愚謂天心仁愛未已欲陛下每事懲創擴充善端也夫古者視朝遊觀皆有常度賢妃有鷄鳴之告大臣陳卷阿之詠今陛下臨朝或至日昃宮掖之戲喧囂達旦殆非所以愛群臣大基業也臣願陛下宵旰圖治無遊于觀便殿則閱奏牘暇豫則覽經史古者三公論道工誦箴諫故我朝以輔導責之內閣言責付之科道邇者百姓流移赭衣載道民窮財盡元氣索然羣臣不敢言以有科道也科道不敢言以有

休也宰相言之不盡復誘誰哉臣願政事得失生
民利病陛下與宰執商榷於内許科道直言於外古
者進退大臣皆有禮貌黥劓之罪不及大夫逼者公
卿方進隨罷先朝忠藎者德如劉大夏者猶不免竄
戍況其他哉臣願賜放免以示生還古者律以繩民
例以輔律我朝大明律及見行條例最爲精密近日
法司比附深巧隱中善人臣願勅今後問刑止依正
律果有情重律輕者必奏請裁决毋令權豎得持其
閒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夫天下
人主之巢也徹土繆户乃不如鳥臣實傷之敢昧死

言時瑾肆虐立威朝士緘口時政久矣及是僑與槐俟命朋友同官莫敢相過既入瑾欲寘僑死李東陽救解乃矯詔詰責僑回護大夏凡數百語下廷臣會議廷臣依違而已得旨姑改教職使歸化本土姦頑若能盡移風俗方許奏聞起用其秋瑾敗御史凌相薦僑燭事幾於未露遏氣焰於方張宜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官乞病還寧王宸濠反僑與家居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首與王守仁定謀設策竟擒獲之世宗即位起知台州府治行爲天下最賜襲衣牢醴僑知台州興學禮士愷悌宜民訟者至與款語利害多解去歲歲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禮以教民布衣張尺賢通

貧齋覆之上坐訪民間疾苦民具以所聞告義大書爲置童僕給侍尊禮之台人多興起者二年

都御史姚鏌奏曰在昔武皇臨御八黨擅權逆閹劉瑾首竊魁柄在廷之臣拱手杜口莫敢先攖給事中劉茝評事羅僑獨處雷霆之下首搏豺虎之橫謂遇聖明宜先獎擢而茝竟知長沙僑竟知台州懷忠盡節之士待以常調人靡所勸臣伏悲之於是擢廣東參政臨去台人吁號攀留既至固引年請老僑好學著書童耄一致嘗謂入道當先寡欲平生自奉儉陋賓客至具常食而已吉水民朴而士矜名與僑同時者有張龱以諫留林俊謫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袁

道守法暴死嶺南劉恒今上邑家無帛錢皆爲時所
稱莅涪州人嘉靖初徵爲江西副使
張欽者通州人正德中爲御史巡按畿内江彬初誘
上爲宣府之行十年秋上欲出居庸關欽兩疏諫止
居數日上復微行出德勝門幸昌平州傳報出關甚
亟欽令分守官指揮曁閉關門納鎖鑰分守太監嵩
欲往昌平謁駕欽攔轡之曰車駕出關是我與君今
日砍頭事不放過違上命頭當砍放過者天下事不
可知萬一有如英廟土木閉我與君頭亦砍寧坐不
放駕者頭砍香頃之上使召璽璽對御史在某不敢

擅離轉名嵩嵩謂欽曰我主上家奴也敢不去欽亦
止嵩勿行因負御史勑印持刃坐闕門下曰孰開門
手殺之遂夜草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
期下詔書廷臣會議於其行也百官扈蹕錦衣隨駕
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盡寂不聞此必有假
陛下名出邊勾虜欲壞國家事者陛下宜將其人明
正刑典若實是大駕即當有兩宮用寶敕臣乃敢放
行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上使者復來欽謬叱曰此
詐也使者見門閉還言闕御史欲殺臣上大怒曰我
自來尚爾顧朱寧挺御史即殺之其明日梁儲蔣冕

等追上於沙河諫止欽䟽亦聞車駕竟發東御馬房
從南海子返又二十餘日欽巡關白羊口上微服自
德勝門出夜宿羊房民舍復入關宿一夕問御史安
在者再欽追返不及再上奏則上已去令禁關其一
時名震天下都人盛傳其奏草曰張御史閉關三疏
明年上從宣府還止居庸關飲八達嶺笑曰去年御
史攔我我今已歸來欽後擢漢中知府累遷工部侍
郎所至皆有政蹟欽事父母有所不怡長跪至解嘗
曰君親一也事之皆不可欺所至承上接下一以誠
心爲主欽後復姓李死而其子孫貧甚

黄鞏字伯固莆田人以進士起家累官兵部武選郎中與陸震同時爲車駕員外郎皇太后崩武宗至自宣府既發喪復欲巡狩震抗言不可上怒其明年復有南巡之命諸大臣莫言者鞏震約人具一疏以上鞏疏先成震讀嘉歎因與同署鞏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將之手至是蕩然已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陛下弗知也恐後知之晚已先儒周惇頤曰聖人定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慎

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反過動矣古之明王用人之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又加罪焉今也又不然臣僚有言時政者左右權臣往往匿不聞言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以他事中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臣故恐陛下知之晚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民無所措手足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輕如此則誰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將軍公之臣矣古天子有號爲獨夫有欲爲匹夫而不得者臣切爲陛下懼也陛下始時游戲

不出大庭馳逐止南內而巳亡何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矣幸陝西楡林諸處矣所至費時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至此極也近者復有南廵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踣爭先挈妻子避去卽今江淮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重以覊之幾何不爲盜賊速之死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後矣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去而後得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

秦越不涉休戚者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夫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竊弄威權貪圖富貴寔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紛紛未巳者則江彬也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但見可誅之罪不聞可賞之功乃賜姓封伯托以心腹付以總督京營使其外挾內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

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
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
不豫建親賢毗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也伏望豫選
宗室親賢養于宮中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就外
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是時吏部員外郎
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與醫士王
鑾皆有疏諫嗣後羣臣伏闕者二百餘人上怒甚皆
杖之江彬從中激怒則痛杖以鞏震等六人倡首下
鎮撫司嚴治已鎖項械手足廷跽之五日正跽時衆
曰天子且出鞏曰天子出吾牽裾死之既與震等三

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爲民彬使人途刺鞏有管洪主事匿而診之微行乃免始鞏以職方郎中內艱家居其弟謂鞏此時縣官北狩人心危疑兄且無仕鞏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至是遺弟詩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歸杜門著述貧米留客日中未爨晏如也嘉靖改元起大理寺丞尋病卒震蘭谿人從章懋講學先爲泰和令有聲泰和人生祠之方下獄同獄人卒處分後事震獨無一言既出卒嘉靖改元贈太常寺少卿鞏之卒也行人張岳上疏曰正德末年逆彬弄柄導

引逕幸氣焰薰天犯者靡碎陸震黄鞏慨然首疏其奸震死杖箠鞏得殘命聖明御極震蒙贈官祭廕鞏亦亟起班行不意數奇身亡中外相吊臣知鞏最深鞏趨向至高學術甚正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詭加以清修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年效忠未量國家贈謚祭葬之典皆視臣子品秩高下至德學氣節爲衆所推者官資未及褎䘏不廢伏望博采公論量贈一官或祭一壇令有司造墳安葬士氣風俗必有所補上贈鞏大理少卿鞏體質脩羸沉敏好學疾病支

離手不釋卷歎曰人生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可千載而不朽林俊比翬美玉精金袁袠曰武廟南巡黃公奮忠極論兩都傳草幾於紙貴郎曰羅張黃三公皆舍身當事而翬則儒者矣

熊繡　陳茂烈　方良永

熊繡字汝明其先豐城人占籍道州登成化二年進士除行人奉使楚府及巡禁四川茶課不受一切餽遺除監察御史持大禮不苛細出按陝西有布政使瑶贓跡顯著棄官夜遁繡追瑶急瑶誣奏繡他事逮京亡驗瑶坐落職瑶所親當路力主謫知清豐陝民

詣闕訴寃者數百人繡爲清豐盡心民瘼時時單騎廵行鄉社均徭平賦弔死存貧縣人皆肖形家祀居數年陝大侵鳳翔缺知府起繡爲之清豐民遮留痛哭如失父母繡抵鳳翔會天旱行禱岐山之下應期雨至先時廵陝辨一疑獄其人一聞繡至持祀像入謁弘治初轉山東左參政累陞右副都御史廵撫延綏丁內艱起復陞兵部右侍郎已轉左繡剛方清介與人寡合劉大夏甚器重之時孝宗勵精圖治繡與大夏戴珊數被召見繡奉命清騰驤四衛勇士得其虛冒糧餉者數萬人權貴皆銜之未幾孝宗上賓尚

書馬文升舉繡爲右都御史巡撫兩廣繡怏怏有後
言然其清節不改也日用廩給數升而已他諸供應
一無所取劉瑾使人跡繡其人回瑾曰熊兩廣廩給
外毫無可指公其奈之何正德二年召還南京掌院
尋令致仕而瑾怒不已乃以延綏布豆濕爛坐巡撫
時事罰米五百石責其親輸自是家居杜門不涉世
故繡平生簡直清白恭謹謙退歷官四十三年始終
一節既卒贈南京刑部尚書賜祭葬逾年太僕少卿
何孟春疏言繡平生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
居常能儉敭歷巾外守法奉公不要時譽言無爽於

屬垣行拂虧於顧影其在公也蔬食自勵雖廩米有
羨亦斥還官其處家也山居自遠雖親戚餽遺不容
浼巳鄉人評繡之淸實淸而過索繡之過乃過於淸
悠悠蒼天竟乏子嗣兄子過繼復先夭死遺孤藐然
未底成立遠邇聞知咸相悼惜巡撫都御史秦金因
採輿論爲之奏來葬祭兼請贈廕所部覆奏巳荷恩
允臣生與繡鄰州舊嘗爲繡屬吏知繡尤詳臣往年
見都御史戴珊張敷華之卒其門人屬吏俱爲請謚
主事張鳳翔孔琦之卒其鄉人嘗請䘏其家俱蒙詔
許繡賢無媿張戴鳳翔與琦又非比擬用是冐昧重

爲乞請伏望詢諸在廷斷自宸衷嘉賜諡號仍勑所
部依琦鳳翔等事例月給食米䘏其孤孫使天下之
人知皇上仁德足補天道之所未及下户部奏與其
過繼孫瑞月米一石賜諡曰莊簡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先世故浙人爲興化衛總旗
早喪父晝從總旗之役夜則讀書祖母憐其孤弱止
之乃韜燈默誦潛心學問上希曾顏祖母没賣屋以
葬并葬其父負土成墳閒日行視哭盡哀乃迎爲人
介狷自脩不妄取人一錢舉進士奉使廣東受學陳
獻章之門與李承箕張詡等相切磋授吉安府推官

保惠教化笞朴都絕擢監察御史上疏論道士崔志
端不宜爲尚書戸部尚書侶鍾諛佞取寵宜罷尋以
母老乞養茂烈爲推官時考績京師歸至淮上冬月
偃凍爲御史衣布乘牝而已家居養母身灌園供甘
旨暑夜不能具蚊帳惟日究極經書欣然而自足莆
人稱之曰孝廉先生莆舉耆舊首推茂烈而彭韶林
俊猶在其後正德中吏部奏茂烈清苦絕俗請改晉
江教諭使資祿近地疏辭不赴後二年有司復請給
之廩粟事聞特詔月與米三石茂烈復疏辭曰微臣
有母今年八十六歲家世貧陋衣食麤給積有餘來

臣家寒儉臣母以故安臣之養而臣亦得自遣其貧非臣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陛下隆自親之風長不貪之化下逮疏賤荷蒙收恤其爲慶幸寧臣一家獨念臣母鞠臣艱苦萬狀來日無多雖勉盡心力尚難爲報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幸臣貧勞尚未至是願自致反哺之情不敢重煩有司奏上不允其後母沒茂烈枕苫終喪近枕處頭髮盡禿卒之日天氣黯黑道路流歎而竟無子巡按御史王應鵬言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伸車而所處尤困身死無後乞加䘏典用勵士風詔蓋坊里門祀

之鄉賢月再給米其家陳獻章曰韓退之稱孟東野
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
追古人而從之時周有之矣林俊曰陳公領悟既深
韜養尤粹每一寤言躁慮消息宿疾頓瘥其物品當
是黃憲管寧之右得在聖門可幾乃損

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轉員外郎擢廣東按察僉事瓊賊符南蛇作亂衆至
四萬守吏多棄城走良永慨然請行時劉大夏總督
兩廣遂委攝海南兵備良永統所部兵紀律嚴明他
軍莫及比及三載縛其元兇前後擒斬二千百有奇

所獲生口牛馬器械稱是尋推補爲眞丁父憂服除赴補時武廟不朝逆瑾用事外官朝見畢必謁瑾又候謁其私第至匍伏拜跪良永入朝鴻臚導詣左順門叩頭畢卽令東向揖瑾良永徑趨出瑾固銜之至旅寓或勸循例謁瑾者良永曰身可死官可棄禮不可屈也瑾益怒及吏部除補河南信陽等處兵備撫民僉事瑾從中下旨曰是官非額設者良永敢營求謀補著令致仕去良永去瑾怒未已會海南有怨人命事欲用此中良永遂奏遣錦衣千户刑部郎中各一員往勘之郎中周敏力明良永無罪乃免瑾誅[illegible]

爲湖廣按察副使藍鄖諸賊寇蜀兩省動兵時洪鍾
爲總制林俊爲巡撫促赴軍門詳議藍鄢平良永贊
畫爲多河南劇賊趙璲走湖湘閒削髮自匿良永計
擒之擢廣西按察使巡按御史某挾勢多爲不法良
永率三司暴其奸御史遯去進山東右布政轉浙江
左布政錢寧遣僕鬻鈔于浙索銀三萬兩同官與鎮
守太監謀欲抑取於民良永諍不得疏乞致仕不允
而寧趣償益急良永疏言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偶
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
脂韋之罪重于强聒一身患害輕于萬姓荼毒敢昧

死言臣惟民邦本也財民心也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愛財國家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其民其財尤當愛惜今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和待哺之民嗷嗷千里何等時也謹按錢寧本一廝養賤役陛下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尊之也至矣既曰義子必爲親臣計寧粉身碎骨圖報稱尚不能萬分一乃敢攫取民財戕賊邦本有司追價急於星火貧緣爲奸倍而又倍推膚剝髓大不堪命天門萬里相與赴愬監司監司欲言心未果決臣此時更隱忍不聞則已斂之財必

入寧手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瘁根
抵蹶拔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今人有一飯之恩亦
思報荅陛下待寧奚翅一飯不能圖報則亦已矣反
取邦本而動搖之跡其所為不孝不忠必誅無赦臣
望陛下下之詔獄明示典刑仍乞急勅巡按御史會
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斂之價盡給還民未斂之數
即行停止并按核奸吏影射多科侵尅之弊悉寘諸
法則民怨未甚猶可尉解邦本未搖猶可培植如以
臣言不然置之不問必將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出於
尋常所不料測疏至通政司私以示寧寧懼留良永

疏不下謀遣較尉三人來浙緝捕假勢需鈔者而自飾上前乞下令散還前價良永知寧怨恨必中以禍又念母老遂决意求去連上二疏寧從中徑批不允仍私授意以示無憾良永日此牢籠我耳復乞致仕吏部覆允始良永草疏妻子無知者旣行旬日乃露意於鎮守輩咸失色驚愕旣反愧謝因緣徵價僚友及浙中士大夫走賀曰五六十年來無此章奏也世廟登極用薦擢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尋廷推提督操江又推兵部侍郎而良永復以母老乞終養疏請者再上重違其意乃許侍養家居言官部使者奏薦

無虛歲晁後都御史姚鏌請於常格之外顯示褒獎
吏部尚書喬宇户部尚書孫交言良永居官素謹家
無羸餘宜依廉官侍郎潘禮孝養御史陳茂烈例月
賜食米詔有司月給米三石辭免不允久之母卒上
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大臣未任授恩又以廉孝
賜月米皆一時異數也服除命總理糧儲兼巡撫應
天等府地方中道疾作連疏乞休溫旨勉留再推南
刑部尚書而良永卒矣訃聞賜祭葬謚簡肅弟良節
與良永同年舉進士仕廣東左布政使終官所居有
迹

郎曰熊陳方清節君子也熊陳無後獨方子孫貴盛